

自巴颜喀拉山北麓逶迤而出的黄河,一路九曲十八弯,不弃细流,容纳百川,浩浩荡荡,横贯黄土高原,冲刷出一道天然屏障——晋陕大峡谷,在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大古渡之一风陵渡处掉头东向,奔腾入海。

这一掉头,捧出一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晋南三角洲,古称河东。自古以来,这一山川灵秀、土膏林郁之地就出过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远到神话传说中人类始祖之一的伏羲之妹女娲(姓风)即为当地人物,死后葬在黄河渡口,风陵渡由此得名;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集中在此;历史向前发展,风流人物层出不穷:神医扁鹊、武圣关羽、文圣柳宗元……

吕洞宾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黄河岸边的河村永乐宫(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他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晚唐名,功绩久经传颂,五十年时遇到隐士钟离权,“谈玄学甚契,遂起谢绝尘累之念”,离家修道,此后出入隐显,云游人间,为贫苦百姓治病解厄,世传有许多奇闻异事,遂成为神仙中的人物。

生在西安,长在西安,我对这座古城怀着深厚的情感。城墙外的护城河对我来说尤为特别,这里见证着我的成长,充斥着少年时的欢笑和梦想。

西安的夏天很热。小时候,我常跟家人在傍晚时分外出纳凉,听大人们讲述钟楼的沧桑、城墙的壮阔、古城的变迁。纵然我当时还是不懂事的小娃娃,也能感受到古城西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要说当时,我对这片地儿是有一处不满意的,那便是护城河。人们口中的护城河就像一串晶莹的珍珠项链,流动在古城周围。奶奶说,她年轻时,护城河的水清得可以捞鱼。妈妈告诉我从前在护城河里游过泳。这话我不可不信,我见到的护城河垃圾遍布、污黑一片,远远走着都能闻着扑鼻的臭味,小伙伴但凡经过都会捂着鼻子飞快地跑开。我也总想避开它,可我又总是想着它,我懂这样的护城河怎么会是西安城的美丽“项链”呢?

上学后,我天天路过护城河。有几年时间,护城河上总有那些体型庞大的机器在解放军叔叔的操作中忙碌。污臭的河水被抽干,淤泥附着在河床暴露在阳光下。人们议论纷纷,说政府下决心改造护城河,除垃圾、清淤泥,社会各界齐动员,保护护城河。渐渐地,清澈的水流盈满河道,古城余晖、蓝天白云,令人驻足流连,不忍前行。河边不再如以往般沉寂,而是增添了许多身影,嬉戏玩耍、划船垂钓。初春时,还能看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美景。我也从此多了一项爱好,就是在蒙蒙细雨的天气来到护城河边,看着绵绵的雨点滴落在碧玉般的河面上,激起小小水窝,涟漪开来,美不胜收。我会把成长的喜悦、烦恼分享给平静的河水,也会对着它哼起童谣“小雨点叮咚水面呀,几个圈圈团团圆”。因为护城河就像在外流浪、面目全非的孩子一样,终于洗净容颜,恢复原貌融入古城西安这个美丽、和谐的家庭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欣赏了诸多秀美的湖光山色,领略过江海的波澜壮阔。可我心里最念着的仍是家乡的护城河,曾经用它来防护、引水,陪伴过长安城经历金戈铁马,同看盛世年华。如今它成为一道历史人文景观,仍默默承担着维持周边生态系统稳定,改善城区气候的重要使命,在“八水润西安”项目中担任重要角色。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西安护城河风采依旧,我始终记得它几经起落变得清澈灵动的经历,每每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想起它就会平添一份前进的勇气和动力。我珍藏的成长记忆如涓涓细流,在护城河中徜徉。我在心中期盼,愿每个古城人爱护它,令护城河清流永续。

只能用美丽的颜色 换几声游人的赞叹 那几声游人的赞叹 在黑夜中奔走 用清越的铃声 敲响一个又一个黎明

青春 诗/张柳 假如我的青春 是一朵鲜花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相信人们通过某种修炼就能够得道成仙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秦皇汉武、老子为道教始祖。道教从东汉初创,到唐代其格局大体形成,但真正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却是元朝的事情。金庸先生在其《射雕英雄传》里,曾经写到道教的长春子丘处机率领十八弟子远赴西域拜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除武功为虚构外,历史确实如此。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大为赏识,称他为“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

丘处机是王重阳最有成就的弟子,王重阳又是吕洞宾虽未见但衣钵相传的传人。现在想来,得势的丘处机急于为自己的理论树立一个典范,而在民间已被神化的吕洞宾该是最佳人选,正是在这种气候下,中国三大道教祖庭之一——纯阳宫(即永乐宫),于元定宗贵由二年(公元1247年)开始动工兴建,包括彩绘壁画在内,历经110多年的漫长施工,于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竣工。

保留到今天的永乐宫,赖以闻名的不是其建筑和其他所蕴含的道教内涵,而是其美轮美奂的元代壁画。在现存的四座大殿: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和重阳殿中均布满着精美的壁画,总面积达千多平方米,其中尤以三清殿里的《朝元图》为最。

《朝元图》里的人物造型饱满,神情生动,画师则肃穆庄严、不怒自威,画玉女则高贵典雅、凝眸欲语,还有须发飘逸的神王、神态恭谨的仙使、儒雅谦和的学士、丰神俊朗的真人、横眉怒目的天将,神情面貌千姿百态,三百天神无一重复。他(她)们有的对话,有的沉思,有的倾听,有的发怒,表情神态彼此呼应,使整幅画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思极为精巧。其用笔劲健而流畅,衣纹圆浑严谨,显得安谧泰然;衣带则飞舞飘动,似满墙风动,充分发挥了中国画线条的高度表现力。其色彩厚重而丰富,绚烂而协调,据说当年画工用色采用天然石色,以平填为主,所以能历六百多年而不衰。

听,有的发怒,表情神态彼此呼应,使整幅画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思极为精巧。其用笔劲健而流畅,衣纹圆浑严谨,显得安谧泰然;衣带则飞舞飘动,似满墙风动,充分发挥了中国画线条的高度表现力。其色彩厚重而丰富,绚烂而协调,据说当年画工用色采用天然石色,以平填为主,所以能历六百多年而不衰。

眼前的雨,犹如雨仙轻落于凡间,点点滴滴,落在仿古式的屋顶上,溅起一层薄薄的雨烟。屋顶一条条小排水沟,灰灰的闪着道道亮光,让人想起纤夫的肩窝。淋漓的细雨积蓄着,好久好久,积蓄的雨水顺着屋顶的沟槽在檐口处积成一溜雨珠,欲滴未滴,似坠非坠,晶莹剔透挂在那里。

秋雨 文/吕变妮 转视湖中,秋雨点点滴落在湖面,旋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细看那每一朵水花,都晶莹剔透,一瞬间,突然嗅到了水花中那秋天成熟的韵味——朵朵连接着朵朵,漾漾地开满湖面,开得是那样的热情,那样地热烈而成熟!

我踏着青石板上的小水花,感觉步伐一下子很是轻盈,透过雨雾,我看到了残叶下那雪白的莲,透过雨雾,我耳边响起了唐宋诗词里的温馨和浪漫……

秋林 邱斌 撰 秋风瑟瑟,秋雨绵绵,独坐窗下,透过微风斜雨眺望,高楼林立迷迷蒙蒙又迷迷滴滴,往日那些彩色的屋顶和高楼坚硬的线条忽然全都隐去,隐成淡淡的一抹雨帘,几片云烟,在天边铺展为一轴米芾的山水,或是一幅黑白影调的片子。

旁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今天如期开园。站在自家安置楼11层的窗口,听着雨棚上滴滴答答的雨声,望着汉长安城内青石板的小路在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中伸展,一直伸到那朦胧的雨雾尽头。忽然间,一柄红色的雨伞跳跃着进入眼帘——油伞下一袭暖色的橙色上衣女子款款而来,雨滴敲打伞上的声音,突然穿过了时空,似汉朝编钟,叮叮然从远处传来,声声入耳,入心,更是入魂入魄。

不觉间,自己已撑起一柄小伞,下楼,秋雨中,融入到了这生我养我的汉长安城之间。漫步汉长安城的秋雨中,我想到这样一首小诗:“雨,是云朵的国花。云,是大地的嫁娘。被嫁娘嫁到天堂,与日月怀胎,用星星滋补,被嫦娥偷生,生出一群名叫秋雨的女子,罪孽然就到了人间。”

以这样众多宏伟的人物形象组成如此宏阔的构图,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朝元图》不仅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一件公认传世佳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一幅罕见的巨制。

其余三座殿宇里的壁画虽然不能与《朝元图》并驾齐驱,但也有着极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从剩余的三座殿宇,不难看出,神情威猛,衣带飘飞。纯阳殿和重阳殿的壁画分别是吕洞宾和王重阳的人物传记连环画,画面包罗万象,题材丰富多彩,是宋元社会“精雕细刻的生活记录”(郑振铎语),其中最为精彩的作品是纯阳殿中的《二仙谈道图》,为钟离权度化吕洞宾的场面,这幅画的形神刻画、笔墨技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朝元图》一起,历来被认为是永乐宫的镇宫之宝。

永乐宫还有一个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它是一座整体迁移的建筑。永乐宫原址在吕洞宾的出生地永乐镇,五十年代后期,因兴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处于淹没区,经国务院批准,按原样迁移到二十公里外的芮城县北城。拆迁和重建是一项异常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专家们将壁画连同墙面切割到十公分深处,以每块两平方米的面积揭下,细心地包扎起来,编上号码,再装上已铺好棉花和细弹簧的卡车,小心翼翼地运走。包括原有建筑物的一砖一木都全部拆卸下来,编号运往新址,按原样重建。整个工程从1959年开始,到1965年完工,重建后的永乐宫建筑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复原后的壁画完好无损,不露痕迹。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就出生在距吕洞宾故里五公里、离永乐宫新址二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并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懵懂无知的年龄,虽然多次到永乐宫游玩,但并不很了解它所蕴含的厚重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国庆假日,偕娇妻幼女重游永乐宫,站在宫门前,我想:做为这块土地上一个不肖的子孙,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吧。

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思想家探索的问题。其中约翰·密尔提出的“不害人”原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他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而在凡属个人领域,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伤害到他人之外的任何人,国家或社会就无权干预。不论它打着什么神圣的旗号。

现在我们看狂飙和华尔兹的隐居生活。它的确与众不同,但它并没有伤害到谁。他们既没有胁迫其他人一起耕作,一起砍柴,更没有阻止岛上其他青年考公务员。“昆弟二人者”只是自愿基础上的“横向联合”,没有强迫的意思。因为我们既承认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我们就得承认每个人在无害于他人的前提下与别人联合的自由。说到底,昆弟二人捍卫的只是一种“独处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与其说是对抗的,不如说是退让的。简单地讲,这是一种可以按照自以为对的方式活着的权利;一种不被骚扰、控制和任意指使的权利。姜太公如果认为这兄弟俩德才兼备,纳入公务员系统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可以通过协商、劝解,甚至哀求、诱惑的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比如,答应给他们高工资、大房子、靓妹妹,但最后的决定权只能在他们自己。除非你能证明他们优游林下是假的,背地里尽干些损人利己的龌龊事。但没有姜太公拿出的尽是些姜太公治不利不利的“歪理性”:说人家不加入公务员系统,就会使他没有大官可用;不屑与达官贵人为伍,就会使他没有官吏可派活;尤其是自耕而食、自给而饮,就会使他树立下一个好榜样,惩罚一个“黑五类”失去了对象。最后干脆赤裸裸地说:都像你们这样,我给谁当君主去?因为经济的不独立使得这二人可以不必依赖国家而自得其乐。比如,他们可以不吃姜太公研制的转基因食品,不喝齐国国企生产的矿泉水,不为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而熬夜送金。国家垄断的荣誉和地位在他们看来一文不值。而正是这完全个人主义的态度激怒了姜子牙。他以“不治”和“不忠”的罪名将他们抓来,最后在营丘处死。

姜太公好吗?当然好,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白头垂钩的前瞻者身上,确实令人震撼。但我仍然要说,国家专制,唯我独尊是专制主义的共同思维。朱元璋就曾颁布《大诰三编》,里面明确说:“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这里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国家和社会是干什么的?它是为谁而建立的?一般来说,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是为人——每一个具体的人——而建立的。个人建立它的目的,不外乎增进他们的福利,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它们在建立后,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国民的幸福,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那么,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厘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权力边界,就成了历代

从姜太公杀贤说开去 文/狄马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姜太公杀贤说开去,这是一个老故事,我们并没有在东海打劫船头,也没有向对岸喊话,攻击“分封制”,更没有占据小国自立新政权的。他们只是想摆脱现有的权力格局,做一个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海上逸民。也就是说他们无意招摇撞骗,只是想兴起门来过日子。他们的价值立场,无论是“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还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都更类似于今天的理论家说的“消极自由”,但即使是这“消极自由”也足以令统治者震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国家观念的严重挑战,必须予以回击。

杨凌液化天然气(LNG)应急储备调峰项目 第三方设备监造服务商招标公告

陕西中康文化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欢迎刊登各类公告

西安航空总医院医疗设备采购(一)招标公告